

于晴作品集

银兔姑娘



18

她又不认识他，他干嘛绑架她呀！
而且他身上还有一个金钥匙，奇怪、奇怪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82148

I247.57-51

10
118

子晴

作品集

银兔姑娘

图书在版编目 (CLP) 数据

于晴作品集、台湾于晴著·—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
2001. 11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

I 于… II 银… III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62245 号

于晴作品集 银兔姑娘 于晴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 印刷

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45 插图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243—8/I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作者简介

于晴原名范静郁。在台湾新生代女作家中，于晴和席绢是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的比翼鸟。

这是两个不同凡响的女作家，她们文化都不算高，不过是专校毕业生，相当于大陆的中专吧。出道都很晚，席绢是1993年发表处女作的，于晴也在此时一炮走红，席绢以处女作《交错时光的爱恋》席卷台湾。于晴与席绢不同，初时平平，越写越火，到最近的《金锁姻缘》、《龙的新娘》简直有红透港台之势。这两个万盛的“当家花旦”竞赛似地成长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加上另两位女作家，林晓筠和沈亚，把素以武侠之霸气雄踞榜首的台湾俗文学出版界闹了阴盛阳衰。四小名旦每人以每月一部的速度推进，简直令人瞠目。

相比之下于晴虽也是纯情一族，但运思添了许多匠心。以《为你收藏片片真心》为例，自命风流，向往自由害怕婚姻束缚的“五剑客”，他们坚守独身主义，一直固守心中的感情堡垒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极佳的防护，然而，在遇到了似乎“前缘命定”的女子以后，一个个瓦解了独身主义的防线，在爱神的如唤下，他们一一弃甲投降。

作者执着地热爱今天的生活，她鄙夷封建社会嘲讽封建社会，她也傲视未来，她对今天情有独钟。她在献给读者美妙的爱情故事的时候，毫不隐瞒地端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。至此，于晴目前创作的爱情小说已全部推出，可以预期大陆广大青年读者继琼瑶之后又将掀起一股于晴热。

第一章

宋朝年间，京城有一项赌注——凡是能跨进“白子园”一步而能全身而退者，赌金一百两全数奉上，外加醉香楼半年的酒席。

听起来是挺诱人的。

不过，十年下来，别说没一个男人能全身而退，凡是硬闯白子园者，不是掉了一只耳朵，便是发了疯，生了重病，再不然就是被戳瞎双眼，就此成了盲人。

就拿上个月来说吧！有个要钱不要命的外地流浪汉，一听说有上百银两可拿，当夜凭着胆大，就闯进白子园里，临去之前还吩咐醉香楼摆好酒席，等他凯旋归来。哪知，他才进白子园没多久，园里忽地灯火通明，那流浪汉发出骇然的尖叫声，一路屁滚尿流的爬了出来，如今还躺在大夫那儿，喃喃自语说不全话来，只怕也是疯了！

这白子园究竟是什么天大地大的地方，十年来，进到里头的人竟没一人能全身而退呢？那园子里究竟是有鬼？有魅？还是有那妖精呢？

据那经过白子园的百姓言道，每回经过那儿，总听见银铃似的笑声，既甜美又顽皮，再不然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尖叫声，例如——

这会儿，白子园里又传出骇然的尖叫声了。

“老鼠！有老鼠！救命啊——”对！就是这种叫声。既无奈又骇怕，像是遭人捉弄，又没法子反抗。

· 银兔姑娘 ·

“老鼠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怎么没瞧见？”

回话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。那略嫌苍白的容颜有一抹顽皮的笑意，黑眸如星，偏偏又闪烁着得意的光彩；小嘴如菱，却微微上扬，像是刚做了件好玩的事；齿若编贝，是明显可见，因为这会儿，她笑得开心极了。

这该是个绝美的少女，可惜一身的葱白衫裙弄得一身是泥，细致的小脸洋溢着恶作剧的顽皮；这本该是芙蓉出水般的少女，偏偏性子古怪，让那些终日服侍她的丫环大呼吃不消，例如今几个——

“小姐，你就行行好！明明知道咱们怕这玩意儿，何必拿出来吓唬咱们呢？”那肤色黝黑的小泥巴忍不住叫饶起来，一瞧见那白老鼠又逼近了她们几分，连忙撩起裙子，同另外二个丫头跳上池边雕砌的石栏上。

那十六七岁的顽皮小姑娘闻言，薄怒道：“什么吓唬？敢情是把这事推到我身上来了！我可是好心听见你们求救，出来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姐我这般好心，难不成你们全给当驴肝肺了？”小嘴稍稍的扬起，再佯怒道：“算了！算了！就当我没出来过。”语毕，竟回头朝闺房走了几步。

那小泥巴见状，又气又急，忙嚷道：

“我的好小姐，算小泥巴说错了话。你就发发好心，把这——把这老鼠带走，好不好？”

“老鼠？”那小姑娘又笑嘻嘻的回过头，举目四望，道：“可我没瞧见什么老鼠啊！”

那小泥巴气急败坏的指着那仰着鼠脸、朝着她们看来的小东西，惶道：

“这不是老鼠是什么？”

那小姑娘无辜地投以一眼，恍然道：“原来你说的是

小白啊！它可不是普通的老鼠，是我白银兔养来的宠物，你放心，它不会随便咬人的——”嘴角顽皮一笑，忽道：“不然你们试试好了。”

她吹了吹口哨，手指向小泥巴等人，那白毛的天竺鼠倒也听话的跳上小泥巴的衣裙，吓得她们尖叫连连，一个立不稳，往荷花池里“噗！噗！噗！”三大响的跌进去。

那白银兔一瞧，捧腹大笑起来，招来小白往她身上一跳，又要溜出花园，另找乐子去了。

“银子，你又欺负人了？”那责难的声音从她身后响起。

白银兔暗暗叫苦。难得一回恶作剧，怎么这么快就让人给捉着了呢？

“不敢回头吗？”语气似有嘲笑之意。

“谁说不敢回头？”那白银兔眼珠子转了转，回过身，俏皮地弯腰拱手，道：“今儿个大嫂、二嫂、小嫂兴致可好，是来赏池里的荷花吗？”她故作认真地抬眼瞧了瞧无垠的天空，再道：“天气是挺不错的，就是嫌热了些，不如小姑我体贴点，去叫丫头拿把蒲扇来好了。”此时不溜，等待何时？

正要和那小白举步溜跑之际，一个人影晃到她面前，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丫头片子，溜得倒挺快的嘎？”那二嫂梁玉奴笑道：“若不是嫂嫂我曾习过几天的武，哪能比得上你这丫头片子脚底抹油的功夫？”瞧了瞧被救上来的小泥巴等人，道：“你闯下的祸，该怎么解决？”

那银兔儿嘴一扁，道：“什么祸？我怎么一点也没瞧见？二嫂你功夫好，也不能随便欺负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——”想了想，她又溜到三嫂那儿，直嚷道：“三

· 银兔姑娘 ·

嫂，你来评评理！今几个天气不错，我带小白出来晒晒太阳，也错了吗？

那貌美似仙的三嫂掩嘴笑了笑，道：“小银子一日没作乱，便已是天下奇事了，要我评理，我可不敢。”语毕，瞄了一眼那年近三十岁，长相清丽的大嫂，低语道：“我说，你就向小泥巴她们赔个礼，下回别再捉弄她们也就行了，不然大嫂那关，你可难过了……”

这三嫂柳若兰是好心的劝告她，偏那银兔儿是听不进耳，还直接跑到成了落汤鸡的小泥巴面前，逼问道：

“小泥巴，先前的话你也听见了。三位嫂嫂硬是赖我推你落池塘的，这也好，现下你也在场，有什么委屈直接跟她们说，她们定会为你作主的。”

那小泥巴心一惊，心想：这小姐又要耍什么花招了，向来她捉弄人是从不坦承的，怎么今几个忽然变了？

小泥巴才要开口说话，那银兔儿马上笑嘻嘻的打个岔——

“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呢？一定是冷得发颤，说不出话来了。这样好了，本小姐问你一句，你答一句，答前可得好好细思量，若有一句错言，你的小屁股就得小心了。”

“你这不是在威胁她吗？”梁玉奴忍不住出声了，她实在看不过去了。白子园里上上下下谁不知白家大小姐顽皮成性，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。

“不！不！小姐可没在威胁我。”小泥巴摇头如摇拨浪鼓，连二条粗辫子都甩飞了起来，急道：“小姐说什么，我便答什么，这合理得很。大夫人、二夫人、三夫人，你们千万别怪小姐……”

“怪什么怪？”银兔儿白了她一眼，道：“本小姐又没做错事，嫂子们想怪我，还捉不到辫子呢！闲话少说，我问

什么,你就须答什么,可不许作假,知道吗?”

“是!”

那银兔儿小嘴满意一笑,双手摆到身后,问她:“先前你们掉落池塘,可是我亲手推你们的?”那小泥巴想了想,坦白摇头道:“不是!”

“那可是我命令你们的?”

“也不是……”

“那是有‘人’逼你们的喽?”

小泥巴略为迟疑。“那老鼠可不算是人吧?”

“不,也不是……”

银兔儿得意地瞧向嫂嫂们,再问道:“既无人逼你们,那是你们自个儿自愿往下跳的喽?”

那小泥巴胀红了脸,点头道:“是咱们自愿往下跳的……”

“那就对了!”银兔儿回过身,瞧着三位各有千秋的嫂嫂,笑道:“三位嫂嫂可是亲耳听见了小泥巴的证言,不是本小姐推她们下去的,若说怪罪,那也只能怪她们自个儿心计情愿地跳下池塘,完全与我无关。”那绝色的小脸像是刚解决了什么无头公案似的,好不得意。

那三位嫂嫂彼此互瞧一眼,只得无奈一笑。

若说在这白子园里谁最大?那丫环们会同声说道:银兔小姐最大。

挺奇怪的吧?在这年代,天大地大,男人最大,白子园里哪里容得一个小姑娘作威作福呢?其实这是有来由的——

原来这所谓的白子园,既不是烟花柳巷也不是那龙潭虎穴,充其量只能算是富豪级的住宅罢了。

那又何以传出那十年不坠的赌注呢?

· 银兔姑娘 ·

那前因恐怕就要往白家数代以前开始说起了。

白家向来男丁单薄，能有一子仅存就已经是天赐的恩德了。到了这一代，白老夫人共生了四男一女，白家喜极之余，不免担心这天赐的恩德会何时用尽，连忙买了三个穷困家庭的小丫头，收作童养媳，就等儿子们十七岁那年一到，再行圆房。白家的担忧不无道理，就拿白老爷来说吧，他那一代共有七个兄弟，可过了十七岁，仅存他一人；更别谈白家的祖先是多辛苦，才能勉强留下一子；一代传一代；直到如今这一代，白老夫人生了男丁四个；为免男儿早夭，才买下童养媳，盼早日能为白家再留后代。

哪知老大未满十五岁，就因病而逝；老二才满十六岁，不慎掉落井中死了；老三在圆房的前几日，误食药物，中毒而死。短短时间内，白家一连失了二子，仅剩一女一男，那女的便是白银兔，男的是晚她几分钟出生的双生弟弟白云阳；至于白家老爷，却在双生姊弟出生后没多久，就因意外而死，而白老夫人也在三年前谢世，如今白子园里只剩三个未圆房的媳妇与双生姊弟，还有那上百的丫环。

换句话说，白子园里除了白家继承人外，其他的全是女人，既没有长工，也没有男仆，只有孔武有力的丫环，还有专服侍小姐的小丫头；至于他们的生活费是靠乡下收租来的，再不然就是靠大嫂李迎姬的金头脑，在京城各地投资生意赚来的银两。

白家相当富裕，却是名副其实的女人国，自然惹来闲言闲语，因此有不少非分之想的汉子想一闯白子园，探个究竟。若真是女人的天下倒也挺好，他们就干脆赖在那儿，让上百的女人服侍着，顺便私吞白家的银两，这是贪心过剩的想法，可是，事实不然。

于是乎，从十年前消息传出去后，就有人试图闯进白子园；那白二夫人梁玉奴当年不过才十六七岁的年纪，一怒之下，就率着一团孔武有力的娘子军，力抗“外敌”，活生生的削下来人的耳朵，要不就挑断他们的脚筋，要他们一辈子不能行走。她梁玉奴虽是穷人家出身，但是最气趁火打劫之人，管他居心良不良，来人便砍，直到近几年，砍人的事少了，反而是吓疯人的事居多，而这全是那白银兔的杰作。

若要说起她的杰作，是上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。因为白家出了个古灵精怪、刁蛮有余的丫头，打她懂事起，梁玉奴教她习武，她不学；李迎姬教她投资理财，她就头痛；柳若兰教她女红，她就跑路；偶尔跟着她胞弟念几天书，便在白子园里四处跑，去捉弄人，像今几个，她不过是无聊得发慌，才趁机欺负小泥巴她们。

不过说也奇怪，她爱捉弄人是出了名的，可是白子园里上自她的嫂子下至丫头们却是疼她疼得不得了；想气她嘛，瞧她一脸精灵古怪的笑容，就打心底气不上来；想罚她饿顿饭嘛，到头来是每个丫头都偷偷送饭过去。

总之，谁都想同她交好，受她几回捉弄不打紧，只要她大小姐开心就成；相较之下，那向来斯文的白云阳虽是白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倒也不若她讨喜了。

思及此，那三位年轻的嫂嫂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，竟又喜又忧起来。

喜的是，虽末圆房的相公早逝，可也留下一个顽皮的小姑让她们开心，不致寡妇生活如死水似的无趣。

忧的是，那银兔儿已满十七岁，早该是嫁人的时候人，虽说外界都不清楚白家有个待字闺中的小姐，可是夫婿还是一定要找的；然而，哪天这丫头片子真嫁人了，那

· 银兔姑娘 ·

她们三人在白子园里的生活岂不寂寞许多。

那银兔儿瞧三位嫂嫂不气了，连忙陪笑道：“既然三位嫂嫂捉不到小姑的辫子，那么小姑我先告辞啦！”，

“你又想去捉弄谁了？”那梁玉奴向来没心机，有事便大声嚷嚷，藏不住心事，这种人习武最易，没心眼想太多的事。

银兔儿吐了吐粉舌，笑道：“二嫂大可放心！我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对付二嫂，白子园内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二嫂武艺高强，谁敢捉弄你，不怕给削了一只耳朵吗？”

“那是那群人活该！”梁玉奴怒道：“若是天下人都同那些贪心的汉子一般，我宁愿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就此待在白子园里终老。”说这话算是白说。从她八岁被收作童养媳起，就再也不曾出过白家大门一步，自然不知外头究竟如何如何的好，也只能借由外出购生活必需品的丫头嘴里得知。

别说是她，就连白家姊弟与另二位嫂嫂都没迈出白家大门一步呢？

那银兔儿的黑珠子俏俏地转上一圈，小脸上有一抹光采，好像又要恶作剧的前兆似的，那梁玉奴暗叫声不妙，同嫂子弟妹瞧上一眼，不知这丫头片子又要搞什么鬼，哪个小丫环又要受灾了。

梁玉奴正要开口劝几句，哪知银兔儿早猜到她的心思，脑筋转得比她快。银兔心想：若让三位嫂嫂一人说上一顿，不说到天黑是不会罢口的。

银兔干脆编个理由，道：“小泥巴，瞧你们浑身湿透，还不快去换件衣衫，免得着凉了。”她开始觉得自个儿也挺好心的，再补上道：“虽然这事与我无关，可好歹我也是你的主儿，你若着了凉，谁来服侍我呢？不如，由我盯着

你们换衫，再吩咐厨子娘给你们煮碗姜汁。”语毕，便以眼神逼着小泥巴等三人回仆人房去。

她是准备溜之大吉了。

那小泥巴又岂会瞧不出小姐的心思，赶紧拧了拧拖重的湿裙，拔起小脚就奔回仆人房去，免得小姐一个不开心，又拿她们开刀了。

※ ※ ※

跑出了花园，银兔儿倒也真的跟着小泥巴回仆人房去。她本来是难得好心的拿起小泥巴的干净衣裙要为她换上，哪知小泥巴吓呆了，不敢相信小姐何时变得这般好心了？因为小姐的好心通常是有注解的，那随着好心之后，便紧跟着一连串的恶作剧。

例如，年前银兔好心地看着小泥巴没几件好看的衣裙可过年，特地为她订制了一件衫裙，本来她小泥巴是该痛哭流涕以示感激之意，偏偏她心里有数得很，打小就服侍银兔儿，还会不知小姐的审美观是天差地远吗？选了件大红的料子，这倒也罢了，还让裁缝拆了滚绣金边，换成淡黄色的滚绣，这点她是还能接受，毕竟是丫环嘛，又挺喜欢这位小姐的，能不接受吗？哪知衣裙送来的那一天，那大红的衫子前竟绣着绿色的二个大字“小泥巴”，当下把她吓得一楞一呆的，是不穿也不行，穿了又太丢脸。

那时，那银兔儿还一蹦一跳的跑到她房里，挺开心地拿出另一件淡红色的衫子，上头也绣着“银子”二字，说是顺便为她自个儿做一件，两人约好大过年那天主仆一块穿出去献宝，听银兔儿的口吻是兴奋极了，头一回为自个儿和丫环选定样式，自然不开心也难。

小泥巴向来是喜欢这小主子的，不敢违其心意，大过年的那日，硬着头皮换上那件大红衫裙到厅前拜年，惹得丫头们指指点点不说，她一到大厅吓了一跳，那银兔儿哪里换上那件绣有“银子”的衫裙了？是嫣红似的衫子没错，可上头只绣了几只俏丽的蝴蝶，哪有字来了

原来，那大嫂李迎姬瞧见那可笑的绣字衫裙，明白告诉银兔儿那件衫裙不能穿，另外再叫师傅做几件。

三个嫂嫂里，银兔儿是最怕大嫂的，只得答应下来，所以，那件绣字的衫裙从此见不得光，一辈子只能当压箱底，而那日她小泥巴是受尽嘲笑，出尽了糗。

总之，银兔儿虽是无心，但这类事仍是三天二头可见，也难怪这小泥巴是怕极了她所谓的好心，连忙推拒银兔儿为她换上衣衫的好意，用最快的速度抢过衫裙，再将这小主子推出房门，否则她可不敢保证她的下场会有多惨！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？一定要缠着你，我银子才有事可做吗？”她朝房门扮了个鬼脸，想了想，先跑回闺房，再溜到书斋房去。

二个时辰的时间，她就悄悄的在书斋房外弄东弄西的，等弄得差不多了，才轻敲房门。

“谁？自个儿进来便成。”

“你老姊，还不快出来开门！”她咳了咳，没好气地说道，一双美目是睁大了仔细瞧着，没一会儿，房内传来脚步声。

一、二、三，跟着是“喀”一声，门开了，站在门前的，是个十七、八岁的白面书生，一张脸蛋是与银兔儿分毫不差，不过脸庞稍大了些，黑眸也没她这般活意。

他正皱起眉头，奇怪她自个儿不会走进来吗？哪知

“吟”的一声，唐朝瓷器花瓶从他面前掉了下来，吓得他大惊失色，还算明白那玩意儿价值不低，连忙伸手捧住了它。

“银子！”他冷汗直流，急怒道：“你想害死人吗？我可是你的亲兄弟，玩我也不是这么个玩法！”

银兔儿偏了偏头，打量他，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书斋里。

那白云阳小心翼翼地将花瓶搁下，拭了拭冷汗，走到银兔儿面前，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跟你说话呢！”

“小弟放心，我从来无害你之心，如果我要害你，大可在门外弄了二嫂的飞箭，待你一开门，那箭就穿破你的肚肠，就好像五年前，二嫂对付那想要闯进白子园的坏人一般。”

那白云阳闻言，汗又流下。他不是伯事之徒，只是——只是凡是这丫头的恶作剧，他没一次料得准的，再瞄一眼那庞大的花瓶，若是他再跨前一步，岂不是砸到他的头了吗？

“才不会砸到你呢！”她贼今今的笑道：“你是我胞弟，你的性子我还会不知道吗？天生就是读书人的料，能懒得走一步便是一步，你开了门便成，是绝不会开了门，再走出没必要的一步。之所以设个陷阱，是你亲爱的姊儿瞧不过你终日与书本为伴，再这样下去，可能什么叫活动你都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也算是为你好，训练训练你的反应；先前一瞧，你的一双手除了翻书外，还能做其它事，真是可喜可贺。”换句话说，他该感激她才又寸。

白云阳是哭笑不得，反正他向来就不是生气的料子，只得接受胞姊的顽皮，不禁脱口道：“咱们除了长相一般，性子真是大不相同。我的性子定然是遗传了爹娘的，就

· 银兔姑娘 ·

不知你那顽皮成性的古怪个性是从哪儿遗传来的？”

“呸！你这话里有话，是想说我不是爹娘的女儿吗？”她瞧了瞧白云阳的相貌，小嘴忍不住笑道：“你也算不幸！如果我不是爹娘的女儿，你同我长相一般，自然也不是爹娘的儿子。所以呢，你最好还是认命，乖乖做你的白家大少爷。”

那白云阳只是一径地苦笑，没答话。瞧他才说上一句，她小姐就回了上句，他是早从错误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叫沉默是金。

“对啦！你今儿个又念了什么新书，背来给我瞧瞧。”她眼珠子转了转，随意拿了一本书，坐在大嫂平日坐的藤椅上，咳了咳，有模有样地学道：“男人家，就该什么都懂。书是一定要念的，十年寒窗苦读，也要让人家瞧瞧咱们白家男丁虽不多，可唯一的一个，是全京城最棒、最好的。今儿个，你书念得如何呀？”

白云阳不觉轻笑出声，鼻里又酸又甜，道：

“书都念得差不多了，家中藏书都看过上百遍，该背的也已背得烂熟。”

银兔儿挤挤柳眉。多半她在玩的时候，这书呆子弟弟都关在书斋房里，真是可怕。须知家里那些艰深难懂的书，她向来是连碰也懒得碰一下，这书呆子到底是不是她的同胞弟弟，竟然全给看过了？

“这嫂子们也真古怪！要你十年寒窗苦读，却又不想你参加科举，既然如此，要你念那些老八股到底有何用处？”俏皮的小嘴一场，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忽道：“云阳，咱们从小到大都待在白子园里，可说是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知外头的世界到底好不好玩？”

“绝对不会好玩的！，他压根就没半点兴致，坐回红

· 银兔姑娘 ·

色的桃木书桌后，拿起《论语》，又道：“外头人心险恶。上个月不才来了一个恶人，若不是误踏你设计的陷阱，只怕这下咱们白子园不早落入他的手中？”每说至此，他就一股脑儿的厌恶自己。

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，指的便是他。每回恶人硬闯白子园，哪一次不是靠白家娘子军抵抗的？如今连不满十八岁的银子都同她们抗外敌，而他呢？白家唯一的男性，手不能提，脚不能踢，脑子里全是圣贤书，连杀只鸡他都不会——他还能做什么？

“书呆子弟弟，你也别自责了。论起才智，你也比为姊的差不了哪里去，就是人呆板了些。”银兔儿美目流转，忽笑道：“你若想让那些恶人别再硬闯白子园，为姊的倒也有一个小小主意。”

白云阳一怔，素知胞姊精灵古怪的细胞是层出不穷的，脱口道：

“你有什么法子？”

“法子挺简单——就是咱们溜出去几天便成。”银兔儿笑得好不得意。

“溜出去？”他大叫道，一脸愕然。“银子，你疯了不成？那些贪白家财产的恶人就是从外头世界闯进来的，如果咱们出去——岂不活活被他们打死！”他是从没出去见过世面，自然以为外头的世界净是那些大恶之徒。

“笨，你笨，你真笨！白子园平日除了由几个经验老道的丫头在外处理白家生意，是再也没人接触过外头的世界，如果咱们能让外头的人知道白于园里没什么值钱的宝物好抢，试问，他们还会有事没事便硬闯进来吗？”

“你说得是，但……咱们要怎么做才好？”

银兔儿摇了摇头，轻唱道：